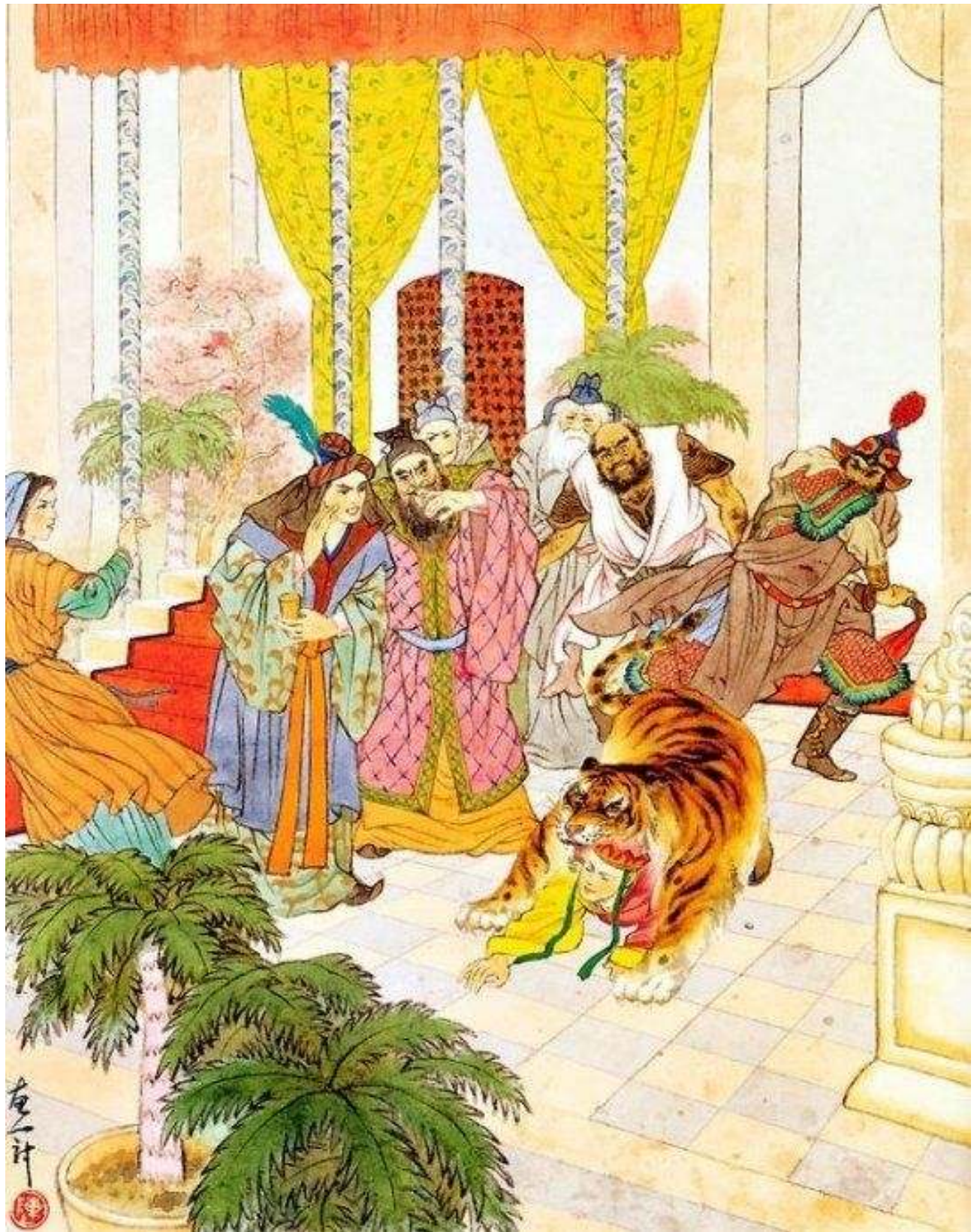


爱你不需要理由、  
恨你也不需要理由



妖怪的撒谎技巧，跟目前国内市面上流行的撒谎技巧，毫无二致，编故事、打动你的糊涂、贪婪、爱慕和虚荣。不管谎言多么精美，都是为了抓取捕获你的缺点、弱点。

并且，自从开天辟地、宇宙洪荒，再精美的谎言、所有的谎言、都有一个说不拢的缺口、一个永远不能周全的漏洞。

你看那妖怪如何撒谎就知道了。国王道：“三百里路，我公主如何得到那里，与你匹配？”那妖精巧语花言，虚情假意的答道：“主公，微臣自幼习弓马，采猎为生。那十三年前，带领家童数十，放鹰逐犬，忽见一只斑斓猛虎，身驮着一个女子，往山坡下走。是微臣兜弓一箭，射倒猛虎，将女子带上本庄，把温水温汤灌醒，救了他性命。因问他是那里人家，他更不曾题‘公主

’二字。早说是万岁的三公主，怎敢欺心，擅自配合？当得进上金殿，大小讨一个官职荣身。只因他说是民家之女，才被微臣留在庄所。女貌郎才，两相情愿，故配合至此多年。当时配合之后，欲将那虎宰了，邀请诸亲，却是公主娘娘教且莫杀。其不杀之故，有几句言词，道得甚好。说道：托天托地成夫妇，无媒无证配婚姻。前世赤绳曾系足，今将老虎做媒人。

臣因此言，故将虎解了索子，饶了他性命。那虎带着箭伤，跑蹄剪尾而去。不知他得了性命，在那山中，修了这几年，炼体成精，专一迷人害人。臣闻得昔年也有几次取经的，都说是大唐来的唐僧；想是这虎害了唐僧，得了他文引，变作那取经的模样，今在朝中哄骗主公。主公啊，那绣

墩上坐的，正是那十三年前驮公主的猛虎，不是真正取经之人！”

首先这妖怪变得非常符合世俗人追求俊美的心理，其次这妖怪又祭出英雄救美的必杀技，完全符合了这人类的执著所在，然后又把这些用外貌和甜言蜜语赚来的信任，马上给唐三藏编织了一张绝杀的大网。

但是您看出来这妖怪精美谎言外衣上的大破洞没有？仔细梳理梳理……你看这妖怪，说来说去、编来编去，就是说不清楚他是什么时候知道公主的身份是公主了。并且，这公主乃是一个重情之人，怎么会不交代自己身份而跟一个陌生人成亲？就算他不交代，帝王家儿女，跟普通人家不同，哪有看不出来的道理？

“托天托地成夫妇，无媒无证配婚姻。”你以为你是无官无法之处闭塞的山野村夫吗？媒妁不需要，官方证明也不要，那为啥还要处处表现自家家境殷实、还摆出一副懂教养的样子：衣着光鲜、举止优雅、家童众多、能文能武。

这家伙，跟之前的白晶晶一样，不懂人世间，不懂人类的那些规矩，这些妖怪们，就算你给他们四书五经之类的天天念也没用。没有人类的身体，学也学不懂，传统文明伦理，都是跟人类的主体结构符合的，没有人类的身体是学不进去的。也就是说，不管你遇见什么样的人，就听他说话里面有没有人伦、有没有实质的人伦，一听就知道了，根本不需要用天眼才能看。当然，并不一定站在你面前说怪话的就是妖怪。可是说怪话的

，一定不是他本人。是谁？嘿嘿，您说是什么东西呢？

但是呢，这满朝文武和这个宝象国国王，早被谎言那华丽丽的外衣给炫得两眼昏花、两耳轰鸣，如同吃了鸦片一样舒坦得口涂白沫了。

本来么，这唐三藏逃离信访办一样的魔窟，到了宝象国以为是到了美领馆一样安全，没想到妖怪来了，才发现这里还是信访办。来，咱们一起想想，这美领馆是怎么变成信访办的。

其实，说到底，还是三藏自己信心虚弱，妖怪还没进来，他就放弃抵抗、主动投降了。

你看那妖怪变作一个英俊小生，纵云头，早到了宝象国。按落云光，行至朝门之外。对阁门大使道：“三驸马特来见驾，乞为转奏转奏。”那黄门奏事官来至白玉阶前，奏道：“万岁，有三驸

马来见驾，现在朝门外听宣。”那国王正与唐僧叙话。忽听得三驸马，便问多官道：“寡人只有两个驸马，怎么又有个三驸马？”你说这皇帝糊涂得，你自己两个女婿，事情那么清楚，你居然还要问其他人？

还是旁观者清，多官道：“三驸马，必定是妖怪来了。”事情很显然。然后这皇帝又糊涂了，不知所措，国王道：“可好宣他进来？”然后，唐三藏的心理防线，就轻易瓦解、自行崩溃、于是就开门揖盗了。

那长老心惊道：“陛下，妖精啊，不精者不灵。他能知过去未来，他能腾云驾雾，宣他也进来，不宣他也进来，倒不如宣他进来，还省些口面。”什么是邪魔侵正法？这就是了。邪魔，真正有威胁的邪魔，并不是外在的、不是站在门外的那个



，那个黄袍怪，只是真正邪魔手里的棋子。真正的邪魔在哪里？就在三藏哥哥的身心中徘徊。本来，他身心都在邪魔笼罩之下，当这三藏仅存的最后防线一崩溃，他就彻底完了。外在的邪魔，就顺理成章的欺负他了，把他变成了一只大老虎。

变什么不好，要变成大老虎？那妖怪说了他是老虎精嘛。老虎说他是老虎精，肯定是出发之前就打定了主意，构思好了谎言的。这黄袍怪，心里是对唐三藏肯定充满了气恨，恨他“恩将仇报”。当然了妖怪还不知道这世界上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说法，唐三藏确实有些软骨头，但好歹人家还是懂黑白的，虽然妖怪放了他，也断然不至于变态到要感激妖怪的不杀之恩的程度。

可是，你自己琢磨琢磨这黄袍怪的话，里面还颇有味道、别有一番景象，真的还不是这黄袍怪的水平能胡编乱造的，起码相当程度上，不是他的水平能说出来的话。

托天托地成夫妇，无媒无证配婚姻。前世赤绳曾系足，今将老虎做媒人。这句话一语双关，说的是修行炼化之事。坎水出离、炼化未成、修炼误入歧途，“那绣墩上坐的，正是那十三年前驮公主的猛虎，不是真正取经之人！”

这话听起来，简直是如同炸雷一样。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在说唐三藏已经出问题了？！

咱们一直在说，唐三藏脑筋有问题，而且很大很大。他的歪脑筋被无形的恶魔抓住了，给放大、放大。然后终于在恶念的作用下，赶走孙悟空之

后，他自己开始坠入恶魔的坑坑。后来逃到宝象国，又在虚荣心的作用下再度膨胀、二次探底，终于，被那黄袍怪给抓住漏洞，变成了一只大老虎。

这个大老虎，的确就是唐三藏内心可怕执著的形象。如果他不被这黄袍怪给魔他一下子，把他给变成老虎，他还真的以为自己前面的种种恶念恶行是符合佛法的哩！

就算这黄袍怪不把他变成老虎，那早就控制了唐三藏身心的执著恶念、盘踞在他心中，也已经是活脱脱的一只猛虎了。你看他前面的种种思想言行，作为他这么斯文的、有涵养的、又软弱的一个和尚，居然可以那么的凶狠、激烈，他对孙悟空的表现，从肉身这个层面上看，就好比一个只

小鸟冲着一只雄鹰要拼死拼活一样。那股子凶悍的劲头，就是这只大老虎了。

上面说的这是三藏凶狠的一面，可是咱们还知道，这里面还有个归零原理。就是表面上越是凶狠，内心越是怯懦；暴怒中看上去越是坚决，其实这内心越是没有主意。人往往都是这样的，极端的情绪所对应的，就是内心的混沌。

你看，按道理说，孙悟空那么威猛，三藏都敢于对他发飙，这面对的妖怪黄袍怪，哪有孙悟空那么威猛么，唐三藏应该对黄袍怪更应该发飙吧？其实没有，唐三藏从头到尾都没敢对黄袍怪发飙。第一次跟黄袍怪对话的时候，吓得六神无主、彻底坦白。第二次黄袍怪来到皇城，这还没见面，唐三藏就主动放弃自我、精神自我捆绑、自我献祭了。

过去练武人看人也是这样看的，从表象上看这个人是否浮躁、草率、从一举一动中就可以轻易观察到。这种人，在很多人眼中是很有气魄的、果断啊，其实骨子里是浮躁草率、虚浮。这种从表面上似乎阳刚的东西，内里是虚火、阴火，其形象就是这种阴性的猛兽形象，再深层，就成妖兽这种猛兽了。这内在的猛兽，正是跟黄袍怪同类的，见到黄袍怪，当然就不会发作了，它们乃是同宗同族同类的嘛，人家才不会内杠。

三藏深习传统文化，按道理，这传统文明的文武是同源同宗同理的。三藏只熟习了表面，深层的内涵悟不到，所以就以为强求表面的文雅、温和就够了。深层的脉路没有跟传统文明的架构接轨，那么就这样，在修行的关难中，轻易的就被负面情绪给控制。

等到表现在最表面，他就跟这宝象国的国王、百花羞公主，找到了共同语言。国王和公主，同样是三藏内心性格对映出来的形象。

他们三个的共同性格是什么？就是小说中着力刻画的：水性。水性杨花、心如浮萍。小说对三公主百花羞的水性的刻画、很突出。你看她，在跟黄袍怪差点闹崩之后，等到黄袍怪忽然又对她恩爱起来，她自己也一转眼就由悲转喜了。那妖...遂丢了刀，双手抱起公主道：“是我一时粗卤，多有冲撞，莫怪，莫怪。”遂与他挽了青丝，扶上宝髻，软款温柔，怡颜悦色，撮哄着他进去了。又请上坐陪礼，那公主是妇人家水性，见他错敬，遂回心转意.....

黄袍怪说要去拜访国王，百花羞不是心惊自己国家将要遭殃，却在担心相貌问题。公主道：“你

去不得。”老妖道：“怎么去不得？”公主道：

“我父王不是马挣力战的江山，他本是祖宗遗留的社稷。自幼儿是太子登基，城门也不曾远出，没有见你这等凶汉。你这嘴脸相貌，生得丑陋，若见了他，恐怕吓了他，反为不美；却不如不去认的还好。”

等到那妖怪真的变了一个英俊小生出来之后，那公主竟然浑然恍惚间以为自己的妖怪老公真的是英俊小生，公主见了，十分欢喜。那妖笑道：“浑家，可是变得好么？”公主道：“变得好！变得好！你这一进朝啊，我父王是亲不灭，一定着文武多官留你饮宴。倘吃酒中间，千千仔细，万万个小心，却莫要现出原嘴脸来，露出马脚，走了风汛，就不斯文了。”唉……

国王的水性，也是跟他的宝贝女儿不相上下，那妖怪几句漏洞百出的漂亮话，就让他如痴如醉的相信了。你看那水性的君王，愚迷肉眼，不识妖精，转把他一片虚词，当了真实。

真是个不是一家人、不进一家门，并且真是个物以类聚、人以群分。妖怪、公主、国王、还有八戒、统统与三藏有着奇特的共同语言，他们的场也因此奇特的互相吸引。狡性与水性是相通的、都一样的是无根、无原则、无厘头，爱你不需要理由、恨你也不需要理由。

可是，你说，这三藏变成了猛虎，怎么说也应该有点虎气的威猛吧？偏偏不，他变的老虎甚至连病猫都不如。原来那师父被妖术魔住，不能行走，心上明白，只是口眼难开。这也就是“邪魔侵正法”。



魔性本身就是妖术，魔性大的人，本身就是本尊被囚禁、心智被锁死的。魔性大的人的聪明、强悍、全是假的，这时候，他，只不过是魔性手里的一个木偶、一个工具。

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谁是系铃人？不正是他本人，和老猪么？所以呀，这请回美猴王的事情，还只能老猪去做。请了回来，解了魔障，自此，三藏的那种傻里傻气的水性狡性就没有了，读者也别担心还会继续如此“尖刻”的挖苦他了。但是对八戒呢，就不好说啰……

修行人在修行过程中有护法神，只是修行人往往不知道，浑然不觉。护法神对修行人来说是不可见的。像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这种护法神，是人身上有的、跟随的，他们这种护法神，在绝大多

数修行中都没有其实。而象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他们之前的修行，主要是师父保护。唐三藏的修行、牵涉的人数众多，责任重大。

但是你看，唐三藏连孙悟空他们三个是护法这件事情，他本人都是稀里糊涂的不知道，并且那龙子化成的白龙马，在他眼里也不过是一匹马这么简单。

人心就是这样子，对于轻易获得的，时间久了，就轻易的用平常心去对待，以为自己拥有的是寻常物什、不知道珍惜。然后再抱着猎奇的心理、去追逐新鲜的玩意儿。对于自己认为不稀奇的，就抱着嫌弃的心理、总想一脚踢开。

你看这三藏，对冲击了他的善心的悟空、一脚踢开。在自己需要面子的时候，就把保护自己性命的八戒和沙僧打发出去打妖怪。结果最后自己

成了孤家寡人、光杆儿一个。正所谓“意马心猿都失散，金公木母尽雕零。黄婆伤损通分别，道义消疏怎得成？”然后就被妖魔乘虚而入，轻易入侵。对于已经被魔魔住的三藏，他仅剩的龙马毅力已经无可奈何。三藏就成了妖魔的瓮中之鳖、大土鳖。在恶念人心的左右下，三藏企图保守的执著被打回原形。“三藏西来拜世尊，途中偏有恶妖氛。”内在的、外在的互相勾结。

三藏你不得不承认，你这么土鳖真的不如海龟，你是要去西洋求法，最后还不是八戒去东洋请来了洋海归孙悟空，才降伏了妖魔。从上面看，俗世的很多想法都是土堆里的虫子一样，在土里钻来钻去的。守着下界不该守的念，就只能是土鳖了。

不只是修行人，所有的人，都应该了解，圣贤之书中的观点，不是只有一层意思的。中华文化、传统文明的典籍，都有这个特点，是立体的、多层面的。对于易经这样看起来有些深奥枯燥的，可能很多人会抱怨不懂，还有人以为就算卦那点低劣的水平。可是对于孔子的论语、诗经这样的书籍，不就很易于入门吗？

从小说中可以得知，三藏是熟悉论语、诗经等的。问题是他因为强于记忆、而忽略了去体会。如果他、我们，都稍稍的用心去感受、用身体去体会一下，论语中很多话，都是让人去分辨正邪的、去区分正常人格、不正常人格的，尤其是，让你分别假的正常人格、和真正的正常人格。论语强调的就是感悟、身体的感悟、甚至强迫你用“礼”来实践。

可惜了很多傻子，把这些很好的判断标准和实践行为，给弄得僵化不堪、成了枷锁。

直到目前陷入大难为止，从三藏的言行上，一点看不出来他天天念诵多心经的迹象来，为何？我看是因为他当成小孩子背诵课本一样的来对待多心经了，成了入耳不入心的清风。

子曰：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他是温故不知新。温故而知新，为什么就可以为师了？要我看，那是这人每次都能从一成不变的经籍内容中，看到不一样的新气象，我所说的象是会观象所能看到的象。心境能跟经籍中更深层的境界沟通上，才能体会到那种让人眼前一亮的气脉流动、豁然天开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一种能于精微渺茫之中，洞悉真机的灵动。

三藏不但没这种灵动，还排斥有这种灵动的孙悟空。那他不正是邪魔最喜欢的、成了邪魔最中意的猎物了？这纯粹是三藏自己的毛病。所以，那些护法神，眼看着他被妖怪给变成老虎也只当没看见一样。顶多是，保护着他不被那些一拥而上的武将们给砍杀了。当然，那乒乒乓乓砍杀之下，他疼痛的感受应该是一点少不了的。

把三藏内心无形的邪恶成分、给提炼出来变成有形的老虎，这黄袍怪的任务就等于完成。这部份任务，是菩萨安排给它的，当然了，它自己是浑然不觉的。他要是知道自己脑袋里构思的变帅哥、变老虎的想法是菩萨安排的，肯定就不愿意大老远跑这么一趟，因为它渴望中的幸福小日子、就因此要结束了。

黄袍怪的任务，等于就是让三藏照照镜子、看到自己内心丑陋的真实模样。完成了这任务，帮助三藏在修行路上面对一个最大的内在障碍，那就是等于立了一功。他剩下的任务，就是挨打了。中国传统文化，是一个多层面的文化，这种多层面是因为世界构造就是多层面的，从这种意义上说，中国传统文化跟世界真相是一种充分的同构。中国传统文化，又是一个必须以身心一体去感受的文化，这种要求乃是因为人体的构造，跟宇宙的构造也一样是多层面的、有脉路的构造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中国传统文化，真的就是我们身体中的脉路指南、寻宝图。

所有你渴望的、梦寐以求的宝藏，都关在你自己的身体内。

(选自挪威龙王《西游漫注》绘图 陈惠冠)